

To mirror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address of couples

Le changement et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à travers les appellations conjugales

從配偶稱謂看社會發展與變化

Zhang Xiaobing

張小兵

Liu Qiong

劉瓊

Received 15 April 2005; accepted 26 April 2005

Abstract: Language is a mirror of society. The address of couples means the vocative way of the couples, and is part of language which belongs to culture that is part of society. The address syste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vocative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reflects the chang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ety. The address of couples not only indicates the status of women in both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but also embodies the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at is power and solidarity on the one hand, social differences, social changes and individ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power and solidarity, vocative, individuality

Résumé: La langue est un miroir. L'appellation conjugale est la façon de s'appeler entre les époux. Elle fait partie du système linguistique. Et étant une partie de la culture, la langue appartient au domaine social. Le système d'appellation, y compris bien sûr l'appellation conjugale, reflète de façon profonde, les caractéristiques et les évolutions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L'appellation conjugale, d'une part, reflète la statut social des femmes dans la famille et la société, d'autre part, témoigne aussi le changement et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est à dire, l'appellation traduit non seulement la relation étroite, la puissance et l'influence, mais aussi le changement des nuances sociales et la caractéristique individuelle.

Mots clés: puissance et solidarité, vocatif, individualité

摘 要: 語言是一面鏡子；配偶稱謂是指夫妻間的稱呼方式，屬於語言系統範疇；語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屬於社會範疇。我國的稱謂系統，當然包括夫妻稱謂，深刻的反映出中國社會的特徵與變化。夫妻稱謂一方面反映出婦女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還體現了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即夫妻稱謂既體現權勢和親密關係，同時反映社會差異變化和個性化特徵。

關鍵詞: 權勢與親密關係；稱謂；個性化

1. 語言，文化，社會與稱謂（包括 夫妻稱謂）

語言是社會的一部分，語言記錄和反映社會。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項也在不斷發展變化。語言是人類獨有的一種相互溝通資訊和情感的工​​具（陳松岑 1999）。每一種語言的某些語言項既能反映說話者的社會

特徵，性別，職業，階級，信仰，還能反映雙方的社會關係，尤其是權勢與親密關係。

哈德森（Hudson）指出稱呼語（vocative）和指稱語（referring）可以體現說話人與受話人之間的權勢關係（power）和親密度（solidarity）的高低。稱呼語是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言語交際中，稱呼語可以確定交際雙方在言語活動中的人際關係和角色關係，體現雙方的地位，也表達著雙方的思想情感。Brown 和 Gilman 也指出權勢和親密關係（power and solidarity）對稱呼語使用的制約。而最能明顯地體現著兩種社會關係的語言標記就是稱呼語的使用。

費孝通（1939）在《江村經濟》中指出：“中國親屬稱謂從語言處境來說大致分四類：①某人直接與親屬說話，②某人說話間接提到親屬，③某人用通俗口語描述親屬關係，④用書面語表述親屬關係。”由於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秦始皇時期就統一了文字，所以書面稱謂只能反映交際雙方的親屬關係的遠近，不能反映雙方的權勢高低和親密度，也不能反映社會的差異和變遷，因此我們把重點放在口語稱謂上。口語稱謂又分面稱和背稱。面稱指直接稱呼，背稱即間接稱呼。

中國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發展充分，體系完備的宗法制度國家。親屬制度在周朝就有明確而又系統的記載。《爾雅 釋親》中把親屬稱謂分為四類：家族、母党、妻党、婚姻，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父系、母系、妻系、夫系。配偶稱謂是指因婚姻而產生的親屬稱謂，包括夫妻間的相互稱呼和他人對夫妻的稱呼。傳統來說，不同親屬的地位和親疏是不同的，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不僅有趣，而且也能夠有力論證其相關理論。

2. 配偶稱謂顯示權勢關係

“權勢關係”指的是至少兩個人的相互關係。主要通過地位來顯示，只要交際的一方在年齡、資歷、輩分、地位、財富、力量等方面優於另一方，就對另一方具有優勢。Lakoff 認為語言中的性別歧視源自社會中男女之間的權勢關係。在權勢關係中，稱呼語本身就包含著言者和聽者之間在地位上某種程度的不平等，這提示著說話雙方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別。這在以儒家文化為主

的中國古代表現得尤為突出。幾千年的封建傳統對女性有十分苛刻的要求，“三綱五常”中的“夫為妻綱”和“三從四德”長期決定著夫妻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丈夫對妻子幾乎有絕對的權威。這一點在夫妻稱謂中表現得非常充分。古代很多女性沒有自己的名字，而婚後隨夫姓，在夫姓後加一“氏”。如夫姓“王”，其妻就稱“王氏”。這樣，“王氏”就是她的名字了。這種妻隨夫姓的例證還可以在一些西方國家看到，如英美，日本，韓國等。古代妻子在丈夫面前自稱“婢子”，還有“奴，奴家”等都有賤稱的意思。傳統文化不強調夫婦之愛，而強調夫婦之別。所謂“相敬如賓”，主要是婦敬夫，保持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的秩序。婦女對丈夫稱呼“官人”，“老爺”體現夫權文化。“夫人”之後還有“太太”，“姨太太”，“妾”等，且都有大小一二之分。甚至還有自稱“賤妾”，“小妾”，“妾身”等等。而同時夫稱妻時冠以“拙”或“內”與“外子”即丈夫相對應。可見夫比妻的活動範圍明顯要大。

傳統五十歲以上的夫妻稱謂受傳統思想影響較深，反映他們結婚時社會對婚姻的看法和婦女的地位。在舊社會，尤其是農村，夫妻之間沒有面稱。在小範圍空間如自家庭院裏，以“哎”，“哎，我說”等招呼語作為夫妻稱謂；在大範圍空間或人多如田間地頭，以“**他爸（爹）”，“**他媽（娘）”相互稱謂。這種無面稱現象反映了中國婚姻形式和實質。夫妻結合乃“父母之命，媒約之言”，目的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男女雙方在婚前沒有感情可言（親密度），婚後到孩子出生，婦女在家中地位很不穩固，不能生育（尤其是生子）會被休掉，因此雙方沒有合適稱謂。孩子出生後，男女雙方就以子女扭結夫妻關係，因此“**他爸（爹）”，“**他媽（娘）”就成為夫妻雙方最自然似乎也是最“合理”的稱謂。

對此，Lakoff 的解釋是：“社會不平等，男人具有權力，包括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力；而女人依附於男人，只是處於從屬地位。”即權力上的不平等造成語言上的不平等，社會中權力分配的不公導致了語言中的性別歧視。

3. 配偶稱謂顯示親密關係

Hudson 認為：“親密關係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距離，包括人與人所共用的經驗，相同的社會特徵（如宗教、性別、年齡、區域、職業、興趣等等）或人們所希望的密切程度及其他相關因素。” (...it concerns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people---how much experience they have shared, how many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hey share (religion, sex, age, region, occupation, interests, etc.), how far they are prepared to share intimacies, and other factors.) 同樣在古代，也有一些表示親密關係的稱謂，尤其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到現代，配偶稱謂逐漸朝著親密方向發展。如婦稱夫為“良人”，“君”，“郎”，“先生”等；夫稱婦為“夫人”，“太太”，“愛人”等。

現代五十歲以下的夫妻稱謂特別是青年夫妻之間的稱謂產生於現代社會男女平等，提倡以愛情為基礎。面稱往往是雙方姓名，或小名或昵稱。主要反映親密關係而不是權勢。背稱常常採用姓名，有時更明確表示雙方關係，採用“我媳婦”，“我老婆”，“我老公”，“我愛人”等直接表明婚姻帶來的夫妻關係的稱謂，不需要子女作為紐帶。這種稱謂反映了婦女在家庭至少擁有與丈夫平等的地位，體現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表明社會對婚姻的理解和看法。今天人們說“我的那位”，“我那口子”，“我那二分之一”，“老婆”，“老公”，“老頭子”，“老伴”，甚至直接引用英語“honey”，“darling”，“dear”，“sweetheart”等既體現平等，更多地包含著愛和親密。

4. 配偶稱謂的變化反映社會的發展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夫妻稱謂隨時代在不斷變化。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高，婦女在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所以夫妻稱謂中丈夫的權勢降低，也表明夫妻雙方親密度的增加。

夫妻稱謂的變化不僅反映婦女地位的逐步提高，還反映了社會文化其他方面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後，強調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愛人”成為常用夫妻稱謂。從字面上看，“愛人”表示戀愛著的人，即還沒有結婚的人，現用

來代表配偶，失去本義。對此，陳原先生說：“時代變了，社會生活變了，這一切都使‘愛人’（既代表丈夫也代表妻子）這個新詞在社會語料庫鞏固起來。”八十年代至今流行的“老公”、“老婆”，陳原先生又說：“至於老百姓習慣的‘老公’、‘老婆’，……但是時代變了，時下中國年輕夫婦最常用的稱謂就是這一組。人們不覺得老氣反覺得很親密。”這裏的“老”並不和先前提到的“老爺”中的“老”有相同意味，這裏表達的是一種親密關係，而前面表達的是一種權力關係。現代中國配偶之間的稱謂也呈現多樣化，一是直呼姓名，或乾脆簡呼其名；另是隨著改革開放，一些英語配偶稱謂如“honey, darling, dear, sweetheart, my love”等也在中國老百姓中普及起來。

5. 配偶稱謂的個性化

語言的社會化同時也賦予語言具有個性化特徵，她是十分個性化的言語交際載體和思想的體現者以及情感的表達方式。夫妻稱謂更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徵。社會賦予夫妻稱謂的種種權勢含義和親密度，在每個家庭，每對夫妻的體現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比如“當家的”，“俺家做飯的”，在長期使用過程中，人們已忽略了其背後所蘊涵的社會意味，“當家的”並不一定就說了算，“俺家做飯的”往往表達丈夫在衣食上對妻子的依賴和親密程度。

夫妻稱謂也因年齡和場合而異。比如，“老伴”，“老張”，“小李”就體現了年齡的差異。又如，在部隊，“家屬”成為妻子的背稱。在家裏，在親戚朋友中或在正式場合，夫妻稱謂又不同。

最具中國特色的也是外國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人“打是親，罵是愛”的含蓄的情感表達方式。比如稱丈夫為“死老頭子”，“死鬼”，“冤家”等，稱妻子為“死老婆子”，“死婆子”，“剋星”等。這些字面上具有負面情感意義的詞卻更突出了夫妻間較高的親密度。不過多半用在特殊場合如開玩笑，熟人口頭交際，發小脾氣的時候。

6. 結語

總而言之，“親密關係是所有社會關係中最重要關係，至少舊語言這一方面來說。因為親密關係體現了與語言一致性相關的共用經驗。”

(The solidarity...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social relationships, at least as far as language is concerned. This is because it is the relationship that reflects shared experience, which is tied to linguistic similarity. Hudson,232) 而權力關係在很多時候與語言的變化無關，因為“語言中的很多變化是從社會的低層，是年輕人，女性及所有沒有權力的人發起的”(…in fact, most innovations seem to be launched in lower social classes, by the young and by females, all of whom tend to be relatively powerless. Hudson,240) 語言是人們思想的載體，是歷史發展的沉澱。配偶稱謂從古演變到今，體現了社會和語言的不斷變化。通過對配偶稱謂的觀察和分析，不難看出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對婚姻，家庭，社會的理解和看法在改變。夫妻稱謂的變化與差異既反映社會的總體趨勢，也體現了每個家庭，個體的特徵。女性在社會和家庭的地位提高到真正男女平等，最終配偶稱謂必然在社會辭彙中發生變化，朝著多樣親密和諧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 [1] Hudson,R.A. 2000. *Socio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 Lakoff,Robin. 1989.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 Bost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
- [3] 陳原. **社會語言學**. 上海: 學林出版社, 1983.
- [4] 陳原. **語言與人**.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
- [5] 陳松岑. **語言變異研究**. 廣州: 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
- [6] 鄧炎昌, 劉潤清. **語言與文化**.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89.
- [7] 田惠剛. **中西人際稱謂系統**.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98.

作者簡介:

①Zhang Xiaobing (張小兵), 武漢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②Liu Qiong (劉瓊), 武漢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

通信地址:

①Zhang Xiaob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00, P.R. China.

②Liu Qio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00, P.R. China.